

长江万古流 丹青意未休

孟繁玮

既有沿江两岸的壮阔风光,也有市井烟火的平凡日常,更有千年文脉的绵延不息……今年以来,在北京、湖北宜昌、四川广元等地,多个长江主题美术作品展览陆续举办。一幅幅丹青画卷徐徐铺展,尽显万里长江的古韵今辉,也让人们在笔墨间重新读懂长江。

长江,一道壮美的自然奇观,一条重要的文明脐带。她塑造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,是中华文明的标志象征。从南宋赵孟頫《长江万里图》、明代谢时臣《巫峡云涛图》,到近代张大千《长江万里图》、傅抱石《三峡》等,中国绘画史上出现了许多描绘长江的经典美术作品。新时代,特别是2016年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召开以来,“美术里的长江”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。

新时代的长江主题美术创作,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美学转向与精神重构,即从对自然的征服改造,转为对生命共同体的诗意礼赞。这种转变背后,是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在视觉艺术领域的动人回响。回顾上世纪工业建设时期的长江主题美术创作,往往以奋进生产为基调。如今,美术工作者开始自觉倾听江水的声音,主动描绘越来越美的长江生态。比如,常磊油画《三峡余韵》聚焦长江流域水生态的改善,三峡库区蓄水后的平湖波光粼粼,仿佛诉说着江河新生的故事。董继宁《西梁万顷春光好》则表现了长江沿岸湿地的旖旎春光,近年来,在各地画院的系统化创作工程

赋予传统中国画“可游可居”意境以新的生态内涵。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一部视觉化的长江生态修复史。创作者们用画笔诠释着相同的理念——生态之美不仅是审美对象,更是中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基石。

作为中华文明的摇篮,长江还承载着超越地理空间的重要文化意义。新时代美术创作对长江文化基因的挖掘也体现为双重路径:一是对传统意象进行创造性转化,二是对地域文化进行深度梳理与现代表达。

对传统意象的创造性转化,重在展现长江厚重的文化内涵。其典型代表有周韶华笔下的长江。如他自己所说,长江是他艺术生命中最厚重的部分之一。从20世纪80年代两次完成“长江万里行”,到鲑背之年仍赴三峡采风,周韶华在行走中感受长江的壮美,并将长江的雄奇、壮阔与传统山水画中的“势”结合,成就了一幅幅充满强大精神力量的画作。数字技术的介入为长江文化基因的当代转译,打开一个新的窗口。张文超影像作品《大堤城—X》,运用交互程序、数据可视化等技术,将独自寻访长江的实时运动轨迹数字化,并借助无人机等扩展视角,把长江沿岸的古迹、新貌转化为可穿梭的数字景观。新的艺术形式启示我们:文化基因的传承不能局限于风格、图式的延续,而要实现认知方式的当代转化。

近年来,在各地画院的系统化创作工程

中,不乏对长江文化基因的深度溯源和艺术表现。湖北省美术馆多次组织画家深入发掘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,探索用视觉艺术表现其中所蕴含的楚文化精神。由徐勇民、樊枫、王心耀、余信钢创作的中国画《荆山水揽胜图》,就将三峡险峰与云梦泽并置,凸显楚文化的瑰丽奇幻。江苏省国画院组织31位画家深入长江沿线开展实地写生,历时一年完成大型画卷《长江春色图》(局部见下图),对长江的文化精神和时代新貌进行艺术诠释。这些美术创作共同构成一部新时代长江画卷,长江文化基因在其中不断焕新,古今风华激荡交融。

在“加快建设海洋强国”“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”等国家战略带动下,长江被赋予全新时代角色。她不仅是中国内陆的黄金水道,更是连接内陆与海洋、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。新时代美术创作也及时捕捉到这一转变。范迪安油画《时代新貌》以明媚的色彩,将繁忙水道、生态廊道、智慧城市等意象融于一卷,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如交响乐般和谐共鸣,寓意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。杨参军、王乐其创作的油画《致蔚蓝——开展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》以三联画的形式,艺术展现向海图强的壮阔图景,亮丽的色彩、灵动的笔触洋溢着蓬勃活力。

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持续推进,为长江主题美术创作提供了新的叙事空间。美术

工作者也逐渐从观察者、描绘者,转变为文化空间的建构者。2024年,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“风正一帆悬”长江主题创作实践活动,组织艺术家赴长江沿岸进行田野调查式写生。与以往采风不同,此次活动强调“过程性创作”,艺术家不仅要完成作品,还要通过影像日记、手稿文献、社区访谈等形式,记录关于长江文明、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发现与思考。这种关注创作生态的调研展示活动,本身就成为国家文化公园立体叙事的一部分。

还有一些重要展览,如“新象长江”主题美术作品展,注重引导艺术家将创作和思考置于长江文化带的整体叙事空间,使美术创作紧扣时代脉搏。“碧水东流——中国美术馆长江主题艺术精品展”则以时间为线索,梳理长江题材美术创作的百年流变。在“未来长江”数字艺术板块,观众可以通过VR(虚拟现实)设备,一睹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实现后的长江生态美景。

纵观新时代长江主题美术创作,是在生态理念、文化自信与国家战略的共同驱动下,展开的一场深刻的艺术创造。美术工作者尽情歌咏中华民族的天地之道、文明之源与伟大复兴之梦,以古老又年轻的长江为国家文化叙事注入生生不息的视觉力量。当更多的人通过丹青画境走近长江、理解长江、赞美长江,无数心灵的共鸣将汇聚成时代精神的磅礴交响。

(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)



曲水流觞愈人心

沈实现

中国园林,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。作为中国湖山园林的典范,杭州西湖园林营造范式早在1000多年前便远播至朝鲜半岛和日本,不仅滋养了当地的园林艺术,更辐射东南亚各地,亦影响了英国自然风景园的营造。

岁月流转,在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当下,中国传统园林艺术在继承中发展,愈发彰显出清逸幽绝的东方气韵。它不止于叠山理水的空间营造,更化作抚慰人心、涵养情志的精神栖居地,在满足现代人的精神文化需求过程中,绽放新的生命力。

近期,韩国泰安郡,2026国际园艺疗愈博览会拉开帷幕。这场盛会不仅涵盖森林、海洋和疗愈花园等主题环境,还特设国际竞赛单元,以表彰来自世界各地的卓越创新和设计。以“新曲水流觞”为主题的韩国园,在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,斩获最高奖。

水景是中国传统园林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,具有其他山石、建筑等形象固定的景观所没有的特殊魅力。“曲水流觞”作为我国古典园林中一种特殊的水景,起源于古人在水边宴饮以祛除不祥的古老仪式。兰亭雅集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一次“曲水流觞”活动,从此,“曲水流觞”成为将园林水景、文人雅趣与精神意境融为一体的标志性文化符号。400多年后,朝鲜半岛的新罗王室中亦开始流行曲水宴,如今,韩国庆州市鲍石亭尚有遗迹留存。

“曲水流觞”的丰厚文化内涵,为中国园的设计带来丰富灵感。设计团队潜心钻研江南园林艺术多年,尤为注重南宋时期西湖园林美学的探源;近年又师从扬州园林营造技艺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方惠老先生,学习传统园林叠石造山技艺。因此在设计中,团队力求把“曲水流觞”的人文底蕴与既往研究成果相融合,营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疗愈花园。受场地和养护管理限制,设计团队没有使用真水,而是通过假山、旱溪和艺术装置营造了一个抽象的“新曲水流觞”空间,让人在“山水”间放松自我、疗愈身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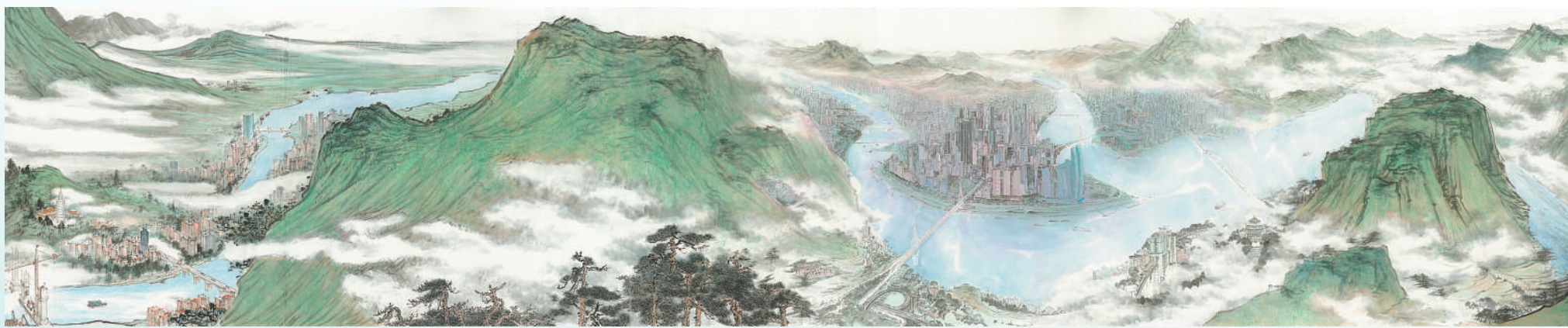
花园入口处的造型,源自北宋乔仲常所绘《后赤壁赋图》中苏轼建造的草亭。步入园内,踩在松针铺就的小路上,脚下簌簌的轻响与穿林而过的风声,共同构成大自然的乐章。一块“惠风和畅”景石静静矗立,取《兰亭集序》中“惠风和畅”之意境。竹林间,悬浮的“曲水”景观装置自带沁人凉意。为还原水之灵动,设计团队以参数化设计手法,在玻璃钢表面雕琢出水波纹理,日光洒落其上,反射出朦胧光影,3D打印耳杯错落其间,更添几分闲趣。“曲水”之上,是一座天然竹亭,由四周的竹子拢合而成。其设计灵感源自明代仇英所绘《独乐园图》中的钓鱼庵。独乐园是北宋司马光所建私园,以竹为庵的妙想,藏着他们归隐山林的情志。900多年后,静坐亭中,伴着清风竹影,与友人共执耳杯、吟诗畅饮,还有什么心结不能放下呢?

溯“溪”而上,假山“小会稽”自成一景。设计团队因地制宜,用韩国当地深灰色花岗岩为材料叠山,以置为主,置叠结合,并充分应用“错拼”“取阴”“接形合纹”等传统叠山技法,在咫尺空间内营造了溪涧从山中流淌而出的场景。再穿过一段竹林小径,便回到入口处。这一设计取自苏轼《定风波》的意境,希望每一位入园之人都能在山水间习得一份从容,以旷达心境直面人生,这也是整个花园的未尽之意。

这场跨越山海的东方园境呈现,不仅彰显了中国园林艺术的持久魅力,更传递出深厚的文化自信。在保留中国传统园林艺术精髓的基础上,贴合当代审美观念与精神需求展开设计,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在山水林泉间焕发崭新光彩。

(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、2026国际园艺疗愈博览会中国园主持设计师)

上图为中国园“新曲水流觞”一景。



读画

孟夏品三花

徐爱华

孟夏时节,繁花竞放。玫瑰、蔷薇、月季这三种同属蔷薇科而形神各异的花卉,尤为引人注目。古代花鸟画家常以此三花入卷,从中可品读中国花鸟画的写生之道与自然生命之美。

玫瑰茎干直立粗壮,刺密而锐,花朵朵顶生,香气清冽,是蔷薇科中辨识度极高的花卉。清代佚名《蜂花图卷》(局部见下图)以院体写生之法,细致摹写黄、粉二色玫瑰:花瓣层叠舒展,色彩晕染自然,枝叶筋脉谨严,蜜蜂穿行其间。一笔一画皆源于观察,一姿一态尽得物性,正是传统花鸟画“状物求真”的生动体现。

玫瑰入画,更自带一派清幽园林意趣。明代的文徵明《金闾名园图》、钱穀《求志园图》,均记录了苏州园林以玫瑰为屏、依花筑境的清雅图景。那一道玫瑰花墙,是芳香的围合,亦是边界的自持。以花造境,以刺守心,恰与玫瑰“美而矜持、不可轻褻”的本性相契。

蔷薇则以柔婉传神。其枝条纤长柔韧,花多为六至七朵簇生,香气淡雅。明代陆治《蔷薇扇面》写尽蔷薇独有的清雅生意。陆治为吴门画派名家,师从文徵明,工诗文、善行楷,尤精绘事。此作绘于金笺之上,巧借扇形布局,以淡墨勾勒、大片留白营造出空灵的意境。画中枝条轻盈,花朵以淡粉轻染,不求艳丽,只取似有若无的娇嫩。画面左上,陆治自题五言绝句:“小妹融春酒,颜如颊玉盘。薄罗初试服,含笑倚栏干。”诗书印相相生,更见文人意趣。

雅士写蔷薇,不重繁枝细节,而重生意与性情。唐代诗人杜牧形容蔷薇花“闲倚狂风雨不收”,赞其柔枝虽弱,却能迎风自持。在花鸟画传统里,蔷薇之美,正在于其温婉而不脆弱,依傍而不依附。依墙而长是顺势共生,柔中带刚是本心不失。陆治以简笔取神,不刻意勾勒花形,却把蔷薇的生命情态写得宛然在目,正是吴门写生以简驭繁、以形载神的高境。

玫瑰守边界,蔷薇守本心,月季则守时间。月季茎干直立低矮,皮刺短粗,花大形妍,四季常开,故有“长春花”之美名。画史上,月季是检验画家写生功力的试金石。南宋邓椿《画继》载:宋徽宗厚赏少年画师,只因精准画出月季“春时日中”之态。徽宗言:“月季鲜有能画者,盖四时朝暮,花、蕊、叶皆不同。此作春时日中者,无毫发差,故厚赏之。”月季所以难画,在于它没有固定的“最美瞬间”,美在朝暮更迭、四季如常的每一次开落。这则典故,正是宋代花鸟画穷理尽性的极致体现。宋人对理与形的统一,既集唐五代写生传统之大成,又开元明清写意与格物并行的花鸟画新格局。

清代蒋廷锡《写生花卉册之“月季”》设色清妍,花冠实写、枝叶虚应,愈增透润之致;其笔意于没骨的柔和中暗藏道劲,花叶向背之间,隐见宋人格物穷理的端严法度。画家以日复一日的体察,捕捉月季不随四时改易的坚韧生机,把“常”写出深意,把“恒”画成境界。

草木有本心,丹青寄深情。由物及心、由形入神,由技进道,中国花鸟画将草木物性、人格理想、天地生机熔于一炉。三花三品,三画三境,一脉相承的正是中国花鸟画重观察、重写生、重生意的文化传统。

(作者为浙江传媒学院教授)



扫描二维码,观看相关视频。

自画像背后的艺术突围

李默

画中人身着旗袍,玄髻轻挽,端坐椅上,神色沉静,整幅画作凸显古典意境……走进国家大剧院与安徽博物院联合主办的“琢玉生辉——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”,60余件(套)油画、彩墨、白描作品及相关文献史料,从多个视角呈现了潘玉良的艺术人生。展厅中并置陈列的多幅自画像,尤其引人注目,直观映照出这位传奇女画家的创作心路与艺术突围。

自画像,是主动审视自我、表达自我的独特艺术形式。在20世纪为数不多的先行者中,潘玉良的自画像创作尤为突出,现存可考的油画自画像共19幅。从早年神情温婉迷惘,到晚年目光笃定,潘玉良不再以“被审视”的眼光描绘自身,而是通过日常的、全然自我的姿态直视画外。这种直视意味着一个关键转变——她将自己确立为观看世界的主体,而非被观看的客体。绘画史上,中国传统仕女画中的女性形象多由男性画家创作,始终处于被凝视的位置,而潘玉良以持续数十年的自画像实践,完成了从“被看”到“自察”的转变。这批作品也成为近代中西艺术交融语境下,中国女性艺术家主动表达自我、追求精神独立的生动注脚。

20世纪初,西学东渐,中国艺术家普遍面临“何以借鉴西方、何以自处”的时代命题。潘玉良以长达数十年的实



▲油画《红衣自画像》,作者潘玉良。

践,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上世纪20年代前后,她先后进入上海图画美术院、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、意大利罗马美术学院深造。第一次留法期间,她深耕古典主义学院派技法,兼取印象派的光色处理手法。归国后,她转而以毛笔在宣纸上作画,以中国白描传统创作西方人体题材,凝练出刚柔相济兼具书法笔意的“玉良铁线”。再度留法期间,



▲中国画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,作者卢明。

美术
本版邮箱:msfk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:徐红梅 马苏薇
题图设计:赵偲汝

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即将到来,其主题为“博物馆:联结世界的桥梁”。当下,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物联网等数智技术蓬勃兴起,为加强博物馆的“联结”作用注入新动能。从展览语言、美育方式到传播形式,数智力量不断推动博物馆之美以新形态走进千家万户。

技术的持续迭代,正深刻改写博物馆的展陈形态与视觉语言。长期以来,我国博物馆多依托展柜、展板、照明等构建审美空间,常采用分区独立的静态布局,营造静谧庄重的观展氛围。数智时代,数字投影、虚拟复原、动态叙事等多元手法被不断融入展陈设计,使展厅逐渐成为虚实交融、动线灵活、场景沉浸的复合式空间。陕西历史博物馆VR(虚拟现实)大空间沉浸式数字体验项目“壁画那边是唐朝”,以“人工智能+3D”技术为依托,使观众可以“钻”进壁画看展览。类似的新技术,打破了文物孤立陈列的标本化呈现方式,使展厅的物理空间边界逐渐消解,传统线性观展动线被多元叙事路径替代,观众由被动接受信息转为深度体验文化。

数智化浪潮奔涌而来,为博物馆美育

创新带来更多可能。传统博物馆公共教育模式多为单向输出,互动性弱、个性化不足。而人工智能的深度介入,正在重构博物馆与观众的交互模式,推动博物馆美育从标准化讲解转向启发式、个性化、沉浸式精神滋养。目前,探索应用人工智能数字人导览,以实现人与物的双向智能交互,已成为博物馆美育升级的重要趋势之一。以

数智赋能博物馆全新“打开方式”

杨玲

首都博物馆的高精度人工智能智慧导览系统为例,依托馆内触摸屏和观众的智能手机,数智人“京昆”能够实时解答文物、展览、服务等领域的问题。其关键优势在于,打破固定讲解脚本的束缚,观众不再是被动地听,而是可以自由提问,系统会根据对话内容与兴趣偏好智能调整讲解重点。在这一过程中,大众对文物、历史、艺术的好奇心被唤起,博物馆的美育价值得到充分延伸。

数智技术不仅重塑线下观展体验,更拓宽了博物馆的传播边界。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,带动了文物活化、场景复原,融

入拟人叙事的数字短片更掀起传播热潮。不久前,南京博物院结合特展推出超八成由生成式人工智能创作的《天马迎瑞》主题大片,以院藏《八骏图》为蓝本,让传世古画中的骏马驰骋于数字山水间,传统笔墨意趣与现代数字美学共生,赋予文物全新视觉表现力与时代生命力。在数智技术的辅助下,“线上种草、线下观展”成为一种新的

博物馆“打开方式”,博物馆之美正借数字流量走进大众日常。

拥抱科技的同时,我们也需保持理性与审慎。博物馆若过于依赖技术特效追求感官刺激,将导致文化阐释流于表面。智能设备采购与运维成本高昂,若缺乏相应的资金和人才支持,则可能进一步加剧中小型博物馆与大型博物馆之间的数字鸿沟,制约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。面向未来,我们应始终坚持以内容为本、以技术为器,让博物馆真正成为联结世界的桥梁。

(作者为中国博物馆协会陈列艺术委员会副主任)

